



# 目录

内容简介	1
第一章 初遇上官雱	2
第二章 互看不对眼	14
第三章 欣赏我的画	30
第四章 伪君子楼玉宇	42
第五章 参加比赛	58
第六章 我不是第一	72
第七章 暗生情愫	85
第八章 陷害殷家	104
第九章 入宫做奴婢	117
第十章 宫女的心酸	130
第十一章 命贱如草	147
第十二章 求太子救梨香	163
第十三章 可怜的宁妃	177
第十四章 太子赠天珠	190
第十五章 受伤	209
第十六章 初识林慕	226
第十七章 疑生毒疹	241
第十八章 无法逾越地身份	258
第十九章 上官雱入宫	272
第二十章 赠画风波	289
第二十一章 为他吃醋	307

第二十二章	女人心思	325
第二十三章	认清本分	341
第二十四章	宫宴	356
第二十五章	低头的骄傲	374
第二十六章	夜半伤心人	389
第二十七章	喜欢我	404
第二十八章	暗流潜伏	416
第二十九章	赠天珠	432
第三十章	前往黄山	447
第三十一章	画黄山美景	462
第三十二章	隐忧	478
第三十三章	陌生男人的诱惑	497
第三十四章	惊天消息	510

# 内容简介

无忧无虑的我，没有绝色之姿，更没有精算的手腕。原以为会这样在秦淮画画，平淡地过一生。及笄之年，妹妹光华耀眼，引来虎狼，引来横祸。家道中变，从千金小姐沦落为宫女，一入宫门，深似海。为人奴婢，骨气，尊严，委屈，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在宫里，不能适应，就只有死亡，有人笑，有人哭，有人为了往上爬不惜一切代价。最底层的人，也就是最真实的人。



# 第一章 初遇上官雱

出生在官宦人家，是我的命好，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爹爹还是让我读书写字了。

奶娘说，爹爹是很疼我的，在我小的时候，爹爹就很喜欢抱着我的。

只是，在妹妹出生后，爹爹便没有再抱过我。慢慢地成长，我也知道一件事，妹妹殷梨香是殷家最灿烂的明珠。她有着出色的外表，聪明的脑子，三岁就能识字，才貌双全，光华毕放，在秦淮无人不知晓是绝色才女。

而我，殷桃香却是笨拙有余，直至五岁，才能识字，学什么总是不如小我三个月的梨香妹妹。我佩服她，只得暗里下功夫，还是不如她来得讨人喜欢。

或许，美人作的诗，画的画，都能活色生香吧。

自妹妹十岁起，上门求亲的就络绎不绝，谁都想将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娶回自己的家门。并且爹爹乃是朝中的三品大臣，在秦淮上任，官虽不高，但是处事公道，为官清白，也颇受人尊重。爹爹不是很看重名利，虽然位在三品，却在秦淮上任，也是乐得自在而逍遥。我想，爹爹应该志不在官场的争逐之上。

爹爹一直都没有答应任何人为梨香提的亲，我起初是不懂的，后来奶娘告诉弦，爹爹是因为答应过我过世的娘，要先为我寻一门好亲事，才能配梨香的婚事。

谈起我的娘，是家喻户晓的名妓倪净净，只怕秦淮无人不知。何等的天姿绝色，看过她的人，都不会忘记，据说，是惊为仙人。我爹爹相

貌也堂堂，那时正是少年风采，娶了我娘于室，才子佳人的美谈，在秦淮谈起来，更是津津有味。只是，我却能感觉出，那话中，却有些笑话，那不是凭我的年龄能想得通的含义。只是，娘没有陪着我一直成长，在我七岁那年，撒手人寰不管人间的春秋月。再长大些，约莫知道我娘艳名远播，曾去过京城，还去过大辽。

而我，不仅没有继承到母亲的仙姿绝色，也没有爹爹的俊朗才华。我不怎么起眼，跟梨香站在一起，更是黯然失色。人家说长得不像娘，就像爹，可我谁都不像，有些奇怪。有人说，我并不是爹爹殷青的亲生女儿，我只是作为一个笑话掠过。我何必听信于谣言，不信身边的人呢？奶娘告诉我，是她给我接生的。

是真的先天不足，脑子不甚聪明，所以我并不嫉妒她，不因妹妹光华照人而自卑。她有她的好风采，全秦淮的人，无人不晓得，我并不介意，我自有我的书中颜如玉，画中意韵雅。

有媒人说，我的名字过于俗气，惹到了东南西北的不知哪一方神仙，所以嫁不出去。爹爹便为我改名，叫倪初雪。我并不知道爹爹为什么要连我的姓也改掉，但是我喜欢这个倪字，那是记忆深处，这是母亲的姓氏，我是喜欢的。他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死，而待我有差，依旧让我做喜欢的事。家底丰厚的殷家，不会亏待了任何一个殷家的人。但是，只能如此物质上的拥有和自由而已。我更想，爹爹能管我多一点，那证明，他是在乎我这个女儿的。

十五岁的时候，梨香的一副《《梅花雪海图》》，闻名整个秦淮，艳名远播，慕名而来求亲的王孙贵族，富贵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我依然还是我，并没有改变什么，不会因为妹妹的声名就沾上了光。可叹的是，

就算是换了名字，也不曾有人来为我提过亲。

我乐得如此，在妹妹的光华掩盖下，还能找出自己的自在。

有歌传：殷府有女，一女丑来一女美，一女笨来一女巧……

我不知道这样传是不是要将梨香传得更好，我并不会生气。奶娘说我，心性太仁厚，其实她说得还过于委婉了些，府里的丫头都会直接说，大小姐是心性笨。

我呢？我何须计较，嘴长在他人的身上，爱传什么，便是什么，茶余饭后谈起，也是一件乐事。美丑的定义，又在哪里呢？的确，和一般的女子比起来，我高出一个头，五官深邃而又平淡，只有一双眼睛还算是有神，闪着一种淡然又带笑的光彩。我身上没有秦淮女子那种柔致的美，较高瘦的我，更像是男子一般。

后院传来了清脆的叫声：“姨娘，姨娘。”

我轻笑着拨拨额前的发，放下手中的书出去，是殷静，一个七岁的可爱小男孩。爹爹的姨娘们除了梨香，没有再生下一男半女，前来依亲的堂姐殷采棠将长子殷密过继给爹爹做养子，殷静是堂姐的次男，很是黏我，我也甚喜欢他嘴甜，常带着他出去逛悠。

“小静今天怎么一个人来找姨了？”

他嘟着嘴，不满地说：“娘去上香了，姨娘啊，我也要去，姨娘带小静去嘛。”

小家伙的脸上还挺落寞的，我最见不得小孩子失望了，大方地说：“好，姨带你去吃麦芽糖。”反正都要出去，不妨多带个黏人精，有他做伴，有趣不少。今天听说秦淮河边，有什么书画现卖的，正好去看看。

我最喜欢看各种不同风格和画法的画了，梨香虽说比那些人都出名，

我并不觉得她是最好的。当然，我不能明着说出来，画分多派，画功更是分多种，有细腻，有粗犷，有柔和，有刚劲，各家自有各家的长处和短处。

有些东西，需要历练和眼光，纵使梨香再聪明，也画不出来。

走到后门，拉着小静出去，守门的并没有多问我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对于我的生活，爹爹并不多管，我很逍遥自在，把一些若失的情愫给压下去。我也不管别人会怎么说，女子是不能随意出门，更不能让人瞧了去，又要遮脸之类的。我是我，并不是别人，我过我的生活，不是别人给我过生活。我想，爹爹是忙碌的，忙到无暇问我经常出去的事，其实，只要爹爹一句话，我便不会出门，只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年过十六载，和爹爹说过的话，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原来，我还有一件这样在乎的东西，一直在压抑，一直在心里想着。

秦淮的风光，当真是无话可说，柳如丝，荷生香，多少才子佳人的美谈在这里发生。

可惜的是，我逛了不止百次，还没有这等的艳事发生过。

当然，秦淮的妓院，那可是闻名遐迩，也成了一种风景一般，花楼的女子，倚栏观花，弹琴吟唱。妙色生姿，多才多艺，更是游人眼中的一种风景。

河畔边的丝竹之乐，莺声笑语，交织得相当的热闹。

我淡笑，牵着小静的手往僻静之处去，坐在柳树下小息。小静正在河边看着鸭子在莲叶下穿行嬉戏。他总是喜欢看这些东西，我也由得他，所以每次他都拉着我来，一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就非要看过过瘾才肯走。

秦淮的日子像是仙境一样，在我心里，总是最美好的，悠闲得可以眯起眼来看光华绚色，闻香沐风。

远处，是谁家歌妓，轻歌如莺，声声入耳，有些悲哀一样。歌声如诉，只是，还少了些弦乐相伴。

伸手摘下柳叶儿，不妨，让人闻她声而起。轻轻地放在唇里吹动，悠长轻灵的声音传出去，和那低昂起伏的歌声相融为一体，那歌声，听起来，更是美妙了十分。像是龙，点上了睛，顿时如有灵。

小静仰着头，轻轻地打着拍头，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听着，我朝他挤挤眼继续吹。

歌声停歇，最后一丝的声音，也从我的唇间停下。

小静鼓着掌开心地叫：“姨娘吹得好好听啊，比歌声还要好听。”

让人赞美，是挺高兴的，尽管是个小孩。我轻笑，“小静，这不过是个陪衬的声音。”

“姨娘，小静长大了，娶姨娘好不好，这样，小静就可以天天听到姨娘吹的曲子了，谁都不知道，姨娘吹的，可比唱的好听。”他很认真地说，没有一点的油嘴滑舌。

我忍俊不禁，“这怎么行呢？等你大了，到时姨的白发，都长出来了。”

“乱伦。”一声不屑的冷哼。

哪来的自家伙，我站起身，看到一个高大的白衣男子。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个穿白衣的男子就耸肩，不屑地摇头，“还以为会是什么绝世美女，原来，是个丑妇儿。”

轻淡的嘲弄之声，让我心里不甚舒服。

他对这方面，也有所涉猎吧，听得出我曲比歌更甚，可是这般的说



话，又让我叹息。

这人的思想，实在让我不敢苟同。不过，并不等于我要让他污辱，年轻的血液中，总是有一些火气，我承认我不美，可是说我是丑妇儿，是有些过分了，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我。难道他没有看到我头上梳的，还是少女的发髻吗？轻斥：“无礼的家伙，原来，你是这等的肤浅。”

他靠近，我越发将他看得清楚，那男子的眸子阷黑，却有种蔚蓝的感觉，深邃如苍茫海洋。身形挺拔，孤高如悬崖上背月而立的青松。身上直皪的白袍，那种白，如同大雨过后的晴天上的白云，他的身上，处处透着冷冽不耐的气息，薄薄的唇紧抿，像是谁欠了他的一样。

我听说，薄唇的人，都很刻薄，孤傲，怪不得出言不逊，长得如此的好看，我原谅他，不和他计较算了。对美男，我的宽限心，总是放得比较宽，女为美男者悦，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谁知道，他靠近我，伸手在柳树上一摇，接住一个掉下的包袱。

他看着我，眼里有些遗憾一般，“丑妇，我是第一个这样说你的吧，你也只能骗骗小孩子了，只有孩子才不懂得欣赏。”

“说我丑的人多了，你连排，都排不上。”我骄傲地说着。

他为我的话一怔，笑出声，“七出之多嘴，该休。”

我叹气，男人，为什么总是用这些戒条来限定女人呢？“我想，你会很失望，很失望，我并没有出嫁，也不打算出嫁，只有我要不要嫁的时候，没有男人休我的时候。很抱歉，自负的孔雀，也很遗憾，我不是你的妻，要休，也轮不到你，七出，你收好了。”

“唉。”小静看我叹着气，还有模有样地叹着。

我抚嘴大笑，然后说：“小静，姨美吗？”

小孩子是最好骗的，“美，姨娘最美了。”

扬起眉，有些得意地看着那骄傲如孔雀的家伙。

他冷哼：“这样也敢出来乱走，别吓着了人。”

好、好可恶啊，纵使别人说我丑，那也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不像样啊，我要是打扮起来啊，也不是没有看头的。就算不美，也与丑沾不上边。

“姨娘。”小静不甘受冷落，拉着我的衣服，“这是你跟我说的艳遇吗？他还蛮好看的。”

脑子“轰”的一声响。我觉得我脸都红了，火辣辣的感觉在燃烧着。小静啊，这时候，怎么把我随口说的都说了出来呢？平时教他学画，倒不见他有记得，他居然还仰着脸，要我赞扬他。那无礼自大的孔雀男还没有走远啊。

果然一阵嘲笑声响声，他冷嘲地说：“就凭你，艳遇？丑妇出门也不照镜子。”浓浓的嘲讽语气让我无地自容，这个，可恶，可恶至极的家伙！我拼命地忍着气。

丑怎么了，丑就低人一等了吗？还不是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如果光靠着相貌，那么，这样的人生，不过也是悲哀的。

我听到，他在问路边的人：“殷府怎么走，殷青大人府里？”

大概那是游人，也不知道怎么走。

我计上心来，要好好地教训这个自负的孔雀，走到一边，给了些碎银给一个小贩，让他去告诉他殷府怎么走。

好好地走吧，走到天黑到了我家，正好赶上关门放狗的时间。

唉，我摸摸脸，我真的很老了吗，为什么他叫我丑妇呢？我才十六

岁的好年华啊。

瞧那些画画的，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小静又不耐饿，再加上有些气郁在心。我就早早回府，从后院进去的时候，奶娘正焦急地走来走去，一看到我回来就像是小狗见到了主人一般地迎了上来，呵呵，我真是过分了些，怎么可以这样说奶娘呢？

奶娘用着她才有的又尖又急的声音叫：“大小姐啊，你跑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今天有大事吗？”

我蹙起眉，努力地思索着，大事，我不知道啊，我的记忆力还不至于会忘了她交待过的大事，又不忍揭穿她的失职，她彻头彻尾地没有提醒过我。我一拍脑子，装作心虚地问：“奶娘，我忘了啊，是什么大事啊？”

大事，不是从来不关我事的吗？真是让我如临大敌一般了。

奶娘看着我叹气，“大小姐，你怎么这样子就出去了，叫你不要总跟小静一起，总是不听话，青儿，快过来带大小姐去梳洗，穿上最漂亮的留仙裙，戴上最好看的首饰。”

这么隆重，我倒是有些怕怕了，“奶娘，为什么啊，你不知道，头上插珠花儿，拉得头皮好痛，那个裙子太轻了，我怕风吹起来。”

奶娘在后头笑骂：“岂有你这样的，小姐就要好好地打扮，今几个，有贵客来，午膳已准备好了呢？就等着贵客上门。你是殷家的大小姐，你好好地表现。别人不知，我也不知吗？大小姐空有才华，不表现出来，人家岂知道。”她落落长地说个没完没了。

我都听怕了，捂住耳朵，“奶娘，好了，我打扮得非凡无敌，让人看得掉下巴好不好？”是什么贵客啊，如此的慎重。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还要我打扮？唉，逃不开，奶娘会磨到我耳朵生茧为止的。

一向不是妹妹在就好的吗？人人都乐得见梨香，不仅人美，还才华横溢，也是爹爹的骄傲。这回还得拉上我了，有点怪怪的。

“大小姐，你可得记得了，要多笑，你笑起来很美。不能带着小静，人家不知道，听到他叫你姨娘的，还会以为你是成了亲的人，知道吗？”奶娘啊，我的天啊，为什么不能安静一点？

小静是习惯了叫我姨娘，那个天杀的家伙，一定也是这样误会的吧。我就想着，我才及笄之年呢，就叫我丑妇，好过分，原来是这样了。我委屈地说：“奶娘，为什么要穿得那么漂亮啊，我觉得好不舒服啊，连脖子都透不过气来，是不是不要戴那么多，好重啊。”头上插了什么啊，脖子也不放过，戴得沉重的。

我喜欢清爽于一身呢。这简直是对我的折磨啊。

奶娘也不可怜下我，“小姐，你得争气些，知道吗？你看，你是不是漂亮了许多？”

是啊，是啊，轻轻淡淡的眉，健康的麦色肌肤。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光洁的额上，一根发丝也不留下，全用花绳系起来了，我明朗的五官，怎么也遮不住。

我觉得我有点像是爹爹拜神的时候，用来上供的猪头，连动也动不了，好怕头上的东西掉下来。更觉得像个白痴一般，呵呵，要是动一动，就满头的花钗乱动。

“这样不就好多了吗？小姐，要争气些。”奶娘看得满意，一张脸上开满了菊花。下次，我画给她看看，叫她别老拉下脸，像是谁欠了她的钱一样，一天到晚就会看着我叹气，我又不会追债。

“奶娘，争气什么啊？”

她笑得有些开怀，有些激动地说：“你还不晓得，上官公子今天会来我们府上，我听说，上官公子还没有婚配。听人说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男子，一手岐黄之术，更是神出鬼没。”

汗啊，奶娘，怎么这么异想天开呢？又想把我配成对了。他医术神出鬼没，相信见了我，他真的神出，鬼没了，呵呵。

“奶娘。”我好想擦擦额头上的汗，“你是要我去相亲是吧！你有把他的身家都调查清楚了吗？闹了笑话，初雪心里会很难受的。”装可怜地要她理解我，别让我去前院转。

她满意地在我的脸上补上粉，“当然，不然要打扮那么美干吗，幸好二小姐有了意中人，初儿可以抓紧好机会了。”

亲昵的时候，奶娘喜欢叫我初儿，我也蛮喜欢的，在丫头们的面前，她又总是叫我大小姐，像是怕别人不知道我是殷家的大小姐一样。

我吞吞口水，“奶娘啊，奶娘啊，我不行了，你也知道，我怯场的，不如，你帮我好了。”

奶娘板起脸，“不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唉，那一次，不是失败了。奶娘的美梦是要把我嫁出去，倒是有些拐了脚的江湖郎中还有生活过不下去的落魄秀才来提过，爹爹不在，让奶娘轰出去了，一边赶一边骂。大概是那江湖郎中和秀才穷途末路了，想找个安稳的地方吃住。唉，有些叹气，我倪初雪，还不至于会那么想要嫁出去。

“奶娘啊，要是失败了呢？”她总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奶娘有些幽怨，“初儿啊，争气一次吧。”

奶娘大概是为我的事又担心了，呵呵，我是真的太不争气了，连带



着她也让人瞧不起。

我笑着站起来，“奶娘，你放心，这一次，我手到擒来。”

雄心万丈，气昂昂地走出我闺房，差点没有踩到过长的裙摆摔下来，赶紧抓着门摆，后面就传来了奶娘的叹气声。

出了后院，偷偷地将头上的珠钗拔了大半下来塞在袖子里，回来再插上就行了，做人不必那么强硬。这样大家都欢喜是不是，我是听话的孩子。

宽大的正厅里，摆满了各色的花，芬芳满屋，只有爹爹和梨香在，哪有什么贵客。

很喜欢和爹这样坐着，细细地听着梨香谈她遇到有趣的事。哪家的公子出丑了，她的画，让人如何赞等，爹的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笑。

转向我的时候，又有些不自在，皱着眉峰很快就移开了。

只是，等了很久，菜都冷了，还不见有人来。爹爹有些倦，站起来交待：“初雪，你就在这里等些时候，要是贵客来了，让下人进来叫唤一声。”

我应了一声。那个贵客，真的是很大神啊，让爹爹等。

梨香凑过脸，小声地说着：“初雪，楼玉宇喜欢竹子，你画的竹子他看上眼了，你帮我画一幅。”

“我也画不太好，竹令人幽，又高雅，极难捕捉到那种意境。”要是画不好，岂不是让妹妹丢脸。

她嘟起嘴，“我画过给他，他说不好看，真是的，我画的明明就比你好。”

我点头，“那当然，那当然。”她是才女，我什么也不是。

楼玉宇，是梨香眼中的意中人，也是殷家默许的二姑爷，大家只待我能快嫁出去，就张罗着梨香的婚事。楼玉宇是不错的人，颇有才华，楼是皇家之姓，说起他的身世，也有些让人叹气。其父是个文人，在朝为官，娶妻楼氏，乃是皇上最疼宠的郡主，所生的孩子，都姓楼，包括侧室所出的他。不过，楼玉宇也不错，是个上进又相当好看的文雅男子。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出色的男子，论才论貌，都是上上之选，弹得一手好琴，如天籁之音。怪不得能在众多人中，让妹妹相中他。

“好吧，好吧，要是你看了，觉得不好看就撕毁了，别让我丢脸丢得大。”我对妹妹，可也是疼爱的，外人总以为，我会嫉妒妹妹呢？其实，不然。

梨香漂亮的脸上浮上笑意，“这才好，那你在这里等着了，我才没有时间来等迟到的人。”

真是无聊啊，爹爹走了，梨香走了，下人也去忙了，偌大的厅里，就只剩下我了。不过爹爹说让我等着，我心里甜滋滋的呢。

搬来盆开得正艳的牡丹花，我思量着，怎么来勾画出它国色天香的模样。

“大小姐，上官公子来了。”下人意思意思地叫。

我抬起眼，天色已有些昏暗了，只见一团白色的影子在动来动去，我揉揉酸涩的眼，这个，眼前的冒着火的男人，不就是笑我丑妇的那个吗？“你是贵客上官公子？”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还是我在做梦。

“丑女人，是你，误导我是不是？”他看起来很狼狈，而且火气很大，小腿上，甚至还有一些血迹。

## 第二章 互看不对眼

我在思索着，他干什么了，怎么这样。不过，真的让我看了好开心啊，要不是他的脸上，尽是要将我吞了一样的表情，我一定会笑出来的。

“你很高兴吗？”他咬牙气恨地看着我，“别以为，你打扮成这样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原来，你这个丑妇是殷青的小妾，很好，很好。”他笑着，眼里有丝不怀好意。

好什么好啊，他说我是殷青的小妾，如果他不是贵客的话，会让爹爹打死的。呵呵，我原本就这样年轻姣好，他说我打扮成这样，他很吃惊吗？毕竟我也是小家碧玉啊，他的眼珠子必定是有问题的。承认吧，他有眼无珠。

“我没有很高兴，你看着我干什么呢？是不是惊喜于我的相貌，如果你直接承认你的错误和眼误，我会原谅你的。”我很大方的。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高傲的男子，我就想着怎么磨掉他身上的傲气，不喜欢他，太高傲了，目中无人，楼玉宇都不至于会这样，他纯粹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人，我才十五啊。妇，还远得很。

他胸膛起伏，冷哼，“你原谅我，你这个丑妇，一会我会跟殷青说，你所谓的‘艳遇’。一个不守妇道之人，我瞧你，还笑不笑得出声。”

我有些不悦，存心不去叫爹爹那么快，皱着眉，“你是姓上官的？”

“哼。”他冷然地哼着。

我摇头，眼里有些叹息，孤傲之人，大概也有些于人上人的才学，才会这样。不过，这种人，却难以亲近，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人，不能仗着这样就哼哼个够。